airiti

「拜習會」與退化的美中關係

李智琦*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上任十個月後，中美雙方方才迎來第一次的領袖會談。儘管此次會議是透過線上視訊方式進行，但雙方高層觸及多項包括臺灣在內的敏感議題可視為檢視當前美中關係的指標以及未來走向。本文梳理拜習會的內容，呈現當前美中兩國存在的認知差異並觀察出美中關係的退化。這樣的退化關係，再加上中國在國際間的更加強勢，使得後疫情時代西方民主國家對於中國態度開始出現轉變。由此，作者於文末提供我國政策建議可操作的三項策略，包括「以守為攻」、「以零為整」、與建立臺美日「亞洲眼」的情報互通倡議。

拜習會：中美關係的質變

2021 年 11 月底召開的「拜習會」透露了當前美中的關係：競爭對抗。這場受到國際間矚目的會議雖然是以視訊的方式召開，但卻是新任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國領袖習近平的首次「面對面」會談。領袖高峰會以視訊的方式召開已經是新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後的新常態，但如此遠距的會談方式，跳脫了以往主辦方得以設宴營造良好的會談氣氛，迫使

* 作者為德國柏林洪堡大學 (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 心理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doi: 10.30382/SSA.202112_(171).0008

airiti

會談的領袖及其顧問團從視訊之初必須就事論事。儘管拜登與習近平在會談之初僅點到為止的表明各自國家的立場，拜登一開始便開門見山地呼籲美中領袖必須對人民與國際社會「負責」。「負責」(responsibility)與「坦率」(candid)兩詞多次在拜登的致詞中出現，顯示美國政府對於中國隱晦且日益激化的國際行為感到十分憂心。相較之下，習近平的開頭致詞顯得較為制式化，但言詞中也體認到美中關係確實處在相互對抗的窘境下。

為了更精確地從拜習兩人在本次美中高峰會的互動中揣摩當前的中美關係，本文作者使用了心理語言分析軟體LIWC（Linguistic Inquiry and Word Count）分析了拜登與習近平在此次公開視訊會議的用語，初探雙方對美中關係的認知，請參考表一所示。

在用詞的情感度(affect)上，雙方領袖都試圖營造積極樂觀的態度，大多使用正面的用語，但習近平的負面情感用詞比例比拜登稍多，顯示其對於當前美中關係更為悲觀。在動機面(drive)上，拜登主要本著「融入」(affiliation)的想法，似乎寄望中國能轉變與投入相同的(民主)陣營，以此消除根本的爭端；然而，儘管習近平也有著「融入」全球的動機外，似乎也懷抱著「成就」(achievement)歷史的抱負。從用詞的時態(tense)上，也可以看出美中領袖在思維上的差異：

表一

	用詞情感		用詞動機			用詞時態		
	正面詞彙	負面詞彙	融入	成就	權力	過去式	現在式	未來式
拜登	95.81%	4.19%	63.78%	13.81%	22.41%	16.10%	80.65%	3.25%
習近平	92.87%	7.13%	42.08%	42.08%	15.84%	8.31%	66.62%	25.07%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airiti

拜登非常專注在「現在」的中美局勢，並佐以過去的歷史為鑑；習近平雖然也關注當前的中美關係，但似乎更憧憬著「未來」，這或許與其「中國夢」、「兩個一百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等講求未來的目標契合。

美中領袖在思維上的差異也凸顯了美中兩國同床異夢的當前狀態以及本次峰會對於改善美中關係的局限性。根據美國白宮發布的新聞稿顯示，本次中美視訊高峰會進行了超過三個半小時，會中雙方僅有兩次短暫休息的時間。會中中國代表團的基調為維護領土完整與反對美國將世界劃分為兩個不同的陣營；美方則是要求雙方控管衝突，並對於中國在臺海、南海地區的挑釁提出警告。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霍爾（Todd Hall）在接受美國之音（VOA）的訪問時直言美中兩國都清楚地體認到雙方不太可能透過這次會議消彌彼此之間巨大的歧見，同樣接受訪問的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中心北京分部的研究員趙同（Zhao Tong）則表示中國體認到美國當前的政策威脅到了自己的核心利益。「爭鋒對抗」看似目前美中關係的寫照，其目的在於取得先機進而佔得上風，不僅在政治與軍事面如此，在經濟、科技、文化的範疇亦同。本次的美中會談不僅凸顯了當前的美中競爭的白熱化，更透露出美中關係的本質變化，這個變化特別彰顯在拜登政府對於臺灣議題的重視。

拜登的美中關係認知與臺灣的角色

如果說前任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對臺灣的支持是出於以商謀政的動機，藉著打臺灣牌來加大對中國的議價空間與達成「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政策，現任美國總

airiti

統拜登對臺灣的支持則是基於透過保護民主陣營的角度來確保美國核心利益，這樣由外向內（outside-in）的政策導向與川普由內向外（inside-out）的方式有著本質上的差異，這種差異也體現在美國的「一中政策」（One China policy）的實踐上。中國國臺辦前副主任王在希近日便坦言：『相較於川普「空洞化」美國的一中政策，拜登政府「明確化」一中政策，在美國強調國內法大於國際法的基礎下，由美國國內立法機關通過的「臺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實質上架空了「中美三個公報」。』

拜登政府不僅在政策上切割中國與臺灣，連在意識形態上也堅信臺灣迥異於中國，例如甫於十二月初美國舉辦的全球民主峰會臺灣受邀參加但中國卻被排除在外；美國參議院十二月十五日通過的國防授權法則是建議邀請臺灣參加 2022 年的環太平洋雙年度軍事演習；美方也考慮正名臺灣官方機構（關島臺灣辦事處與仍在協調中的臺灣駐美代表處）；以及在美軍撤離阿富汗一事上，拜登脫口臺灣、南韓、日本與美國的同盟可比擬北大西洋組織（NATO）的聯合抗中關係等。在意識上相信臺灣不同於中國，使得拜登更能認同臺灣的民主獨特性，並將臺灣歸屬（affiliate）在民主陣營內，也因此，當他被問到是否會出兵保衛臺灣時看似隨口說出的「會的，我們有這樣的承諾」（Yes! We have commitment）很可能是不僅僅是口誤而已，而是拜登個人的信念。

當然，在實質面上臺灣的科技發展和地理戰略位置對維護美國國家安全息息相關。臺灣的半導體產業掌握了全球九成的晶片先進製程，也是包括人工智慧、量子科技、區塊鏈、6G 通訊等在內的未來產業的驅動核心，這些未來產業不僅關乎經濟發展，更直接影響軍事布局，在美中競相開發諸如超

airiti

音（光）速飛彈、無人攻擊（與補給）機、智慧（反）潛艦系統、機器人軍隊、加（解）密通訊系統等超限戰武器下，誰能掌握這些關鍵科技先機便能在目前僵持的局面中取得優勢，這也是為何美國全力圍堵中國獲取關鍵材料，而中國極盡傾國之力欲突破這樣的圍堵。因此，美國保護臺灣對其本國未來發展與國家安全至關重要，也是阻擋習近平透過「十四五」計劃經濟來達成「超美」野心的重要一環。可以預期的是，接下來的美中關係將持續環繞在美中對臺灣各種形式的攻防運籌帷幄。

習近平的失算與民主陣營的微妙變化

拜登更甚前任政府的挺臺態度與具體行動似乎遠超乎中國的意料。在經歷過與美國前總統川普的不按牌理出牌與直接碰撞的四年顛覆性美中關係後，中國預期個性更為成熟穩定的拜登可以將美中兩國帶回穩定互動的常軌，習近平在發給拜登當選後的賀電中便期待兩國秉持「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但拜登謹守競選諾言對中國強硬，力道甚至不輸川普時期，顯然出乎中國政府意料之外。本次的美中視訊高峰會議中，習近平也公開呼籲應付全球性挑戰「需要一個健康的中美關係」，顯然承認美中兩國仍處在惡性對抗的緊張氛圍中。

如此的變化有很大的部分必須歸咎於習近平錯估了國際局勢以及過早與美國攤牌。在鄧小平、江澤民、與胡錦濤三代領導人的「韜光養晦」下，習近平在 2012 年年底接手的中國已經茁壯為經濟與軍事底蘊雄厚的大國。在此基礎下，習近平在第一任期內得以透過「一帶一路」席捲亞非歐地區、以國

airiti

際傳媒宣傳中國理念、提高聯合國各機構中國代表的席次、併購外國高科技產業、打造以中國為軸的全球供應鏈等模式加速發展中國在全球間的軟硬實力與加深國際對中國的依賴性。這個策略實施的非常成功，中國在短幾年內的確超英趕美，成為實力接近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不僅讓全球深深依賴中國的原物料供應鏈（例如稀土的提煉），甚至在某些領域上（如人工智慧的應用與 5G 通訊科技）更勝美國一籌。

然而，在習近平的第二任期中，中國在全球運作的模式不僅更具侵略性，在處理國與國之間的紛爭時也更為直接，顯然習近平對中國的整體實力更有自信。在實踐上，近年來中國政府更不畏懼應用自身的經濟實力來以商逼政，以恩威並施的方式脅迫西方企業與國家順從中國；在軍事上，中國解放軍更勇於透過日益強大的海空軍在臺海、東海、南海等區域營造戰爭威脅的高壓氛圍；在文化傳媒上，中國政府透過數量眾多的網軍在全球社群網站上進行假訊息的宣傳與帶風向，而其遍布全球的孔子學院也更直白的干預所在國教育機構的學術自由；在外交上，中國駐外官員已不顧國際外交原則，經常以「戰狼」式風格的風格在歐美多國公開影響或言詞攻擊駐在國的學者或機構。[1] 這些跡象顯示，第二任期的習近平似乎已摒棄過去鄧小平推行的「韜光養晦」的國際策略，更勇於向國際展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毛澤東式風格。

[1]「戰狼外交」指中國駐外外交官員為求在體系內的生存而如野狼似的不顧一切以各種形式攻擊駐在國的特定人士或機構。這種行為與中國外交官員為展現對中國國內政策的高度忠誠相關。詳見 Martin, P., *China's Civilian Army: The Making of Wolf Warrior Diplom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

airiti

就策略面而言，這個向國際攤牌的時機過早，導致中國在21世紀初期建立起的全球優勢正逐漸在弱化當中。2019年末起始於中國武漢的新冠肺炎的爆發，意外地讓中國在國內外實施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更加坦露在各國眼前，世界各國與國際組織終於體認到中國已經具備強大的宰制能力：中國政府不僅能主宰國內事務，也有能力在國際間操作與變更敏感的議程。然而，當中國以同樣的策略碰撞西方最珍視的基本人權底線時，卻遭遇到強烈的反彈：其國內的「彭帥事件」讓西方各國看到中國女權的低落；其在新疆大規模的囚禁與虐待維吾爾族讓全球震驚於中國的基本人權不彰；中國外交機構、國際廣播集團、孔子學院、與網軍試圖誤導全球、屏蔽言論自由的手段已經受到各國政商學界的警戒；西方國家也開始正視中國透過提高聯合國機構的中國代表比例來操作對中國有利的國際議程(包括聯合國人權組織)等。

這種對民主價值的直接挑戰使得特別是歐洲國家對中國的友好態度在後新冠病毒時期開始巧妙轉變：包括德法在內的多個國家政學界增加對中國戰狼式外交的對抗；更多國家關閉孔子學院或婉拒中國政商的資助；德國和義大利更常拒絕中國企業變相的通訊控制或併購高科技產業；歐盟也因人權因素擱置中歐貿易法案，更為中國霸凌立陶宛與中國交惡；德法罕見的派遣軍艦到南海、甚至臺灣海峽巡弋；繼「五眼聯盟」與日本後，德國新任外交部長畢伯克(Annalena Baerbock)近日也宣稱不會參與北京於2022年舉辦的冬季奧運，這對於過去(特別是梅克爾的總理任期期間)德國在其中國政策上始終保持低調與謹慎的態度似乎出現新的轉變。中國試圖分化美國與歐洲國家的策略似乎遭遇到挫折，而歐美各國開始降低依賴對中國的依賴，這樣的態勢連帶衝擊中國

airiti

自身在經貿與科技上的發展，不再如早先能在諸多國際議題上佔有絕對優勢。

臺灣的應對政策

從「拜習會」反映的對抗性美中關係與歐洲各國對中國的態度亦趨強硬，後冷戰時期的民主與共產陣營看似有死灰復燃的態勢；然而，不同時空背景與現在全球依賴的共存模式使得過去冷戰的情境不太可能重現，諸如對抗全球暖化等議題各國無法獨善其身，而如今真正的意識形態分歧主要是民主陣營（軟）對抗諸如中國、俄羅斯、北韓等主要獨裁陣營。我們可以觀察到，中國極力避免這樣的二元對抗出現，更透過製造歐美國家之間的嫌隙來分化民主陣營，但這樣的策略在習近平的第二期任內操作過度激化，反而遭遇反效果。

這對臺灣是一個重要的契機。中國近年來加大對臺的武力威嚇、恩威並施的兩手策略，無形中也把同樣的策略施加在國際領域間，這也促成了越來越多國家與臺灣同聲一氣，逐漸培養出更多友臺知臺的國際政、學、業界人士。中國政府破壞香港的民主體制，以及以高壓監管新疆的維吾爾族等舉動，恐怕已經讓曾對中國抱持改革開放憧憬的國內外人士失去了的信任。同樣地，習近平以絕對權威壓制黨內異議與思想箝制中國人民在未來可能再度醞釀民運浪潮。臺灣政府與決策單位必須未雨綢繆，特別是要抓住對外發展機運並事先擬定風險因應策略，如下：

一、「以攻為守」的對中策略：目前臺灣在面對中國壓力下經常處於守勢，並且疲力應付中國來自海空的戰力威脅與心理認知戰。作者建議在臺灣發展不對稱對抗時，應適

airiti

時以攻為守，同樣以認知戰的手法，增加投資兩岸與國際間宣傳臺灣民主價值的管道與媒介，例如經濟學人資訊社（EIU）於 2021 公布的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 2021）報告，臺灣在 167 國家地區中排名第 8，是亞洲唯一擠進前 10 的「全面民主」（Full democracy）政體；而非政府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布的「2021 年全球自由報告」（Freedom in the World 2021）中，臺灣在「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獲得 38 分（滿分 40 分），「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拿下 56 分（滿分 60 分），臺灣以總分 94 分繼續名列自由國家，與中國在這兩項指標分別只有負 4 分與 11 分對比鮮明。

二、「以零為整」的臺歐關係：傳統上，歐洲視臺灣過於遙遠，鮮少與臺發展深層關係，但是在中、歐關係的深化下，臺灣成了歐洲各國越來越無法迴避的對象。鑒於中國持續以零和（zero-sum）戰略企圖破壞臺灣在拉丁美洲的邦交，臺灣更應透過以零為整的思維，以科技、教育與文化實力拓展在歐洲國家間深度拓展類邦交關係，臺灣的平權運動、社會福利、與國際化的程度越高，越能與歐洲民主國家接軌。此外，臺灣政府似乎有意協助立陶宛發展半導體產業，而類似的計畫也在德國的德列斯登（Dresden）市進行中。臺灣政府應該更積極深耕歐盟國家，在目前歐洲友臺的氛圍下，加深臺灣與歐盟政商學界的固定交流與互訪，尋求外交突破。

三、尋求與美日共組「亞洲眼」聯盟：「五眼同盟」是美英加澳紐五國共組的情報分享圈，在中國強大的資訊戰壓迫下，臺灣應尋求與美國與日本共組亞洲區的固定情報分享平臺，共同抵禦中國的資訊滲透與攻擊，這樣的機制

airiti

也得以使臺美日三國在對抗中國的軍事威脅時，以第一時間互相分享我軍與敵軍的狀況，進而獲得盟軍的即時協助。另外，臺灣軍隊多缺乏實戰經驗，如何增加與盟國的實戰演練很可能是戰時的關鍵因素。由於臺灣軍方是否能夠參與美國的環太平洋軍演仍存在變數，就算能夠參與軍演，美方可能為避免過度激怒中國而限制臺灣軍方的參與規模。臺灣方面或許可以推動臺美日三方的聯合兵棋推演、虛擬軍演、與兵推後的各個作戰區的獨立但重疊的實際演習（例如臺灣於 T-1 日、美國於 T 日、日本於 T+1 日各自於臺灣東方海域進行有目的性的軍事演練）來促成較低敏感度的間接聯合軍演，並增加臺美日於第三地（例如澳洲）的小規模但多次的聯合軍事操練（特別是在戰時友軍間的溝通方式與策略），這對於提升臺美日的戰鬥默契將有實質的助益。